



法幢錄

哲聞編述

道信付法法融禪師

禪宗四祖道信大師第一世法嗣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後閱大部般若，暢達真空。忽於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乃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繼入金陵牛頭山中幽棲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跡，唐貞觀中，信大師至南京，遙觀氣象，知此山有奇異之人，親自尋訪，問僧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那箇是道人，僧不能對，別一僧云，此去山中十里，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禮，莫非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目不顧，祖問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以對。便起作禮問訊，知爲道信大師，遂引至小庵，稽首請說法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涉，與佛何有懸殊，更無別法可說，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佛有十號正徧知是其一）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達者五人，傳承汝之玄化，（即法融禪師下二世智巖第三世慧方第四世法持第五世智威第六世慧忠諸大禪其旁出法嗣不計）信大師付法訖，遂返雙

峯山終老。融禪師處自此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化緣，距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每日不闕。博陵王常來問法，其中有問曰，恰恰用心時，若何安穩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法語甚多，不詳錄。

烏窠禪師開示白樂天居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至長安西明寺見復禮法師，學華嚴起信論，禮法師示以真妄頌，教修禪那，適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入都，謁見即得正法。及南歸西湖，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不蒙和尚垂示教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會通問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樂天居士，出任杭州太守，入山禮謁，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居易云，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心不停，得非險乎？樂天居士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居易曰：此語三歲孩兒也解得，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公悚然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四。

烏窠法嗣會通禪師

會通禪師，杭人，姓吳氏，於唐德宗時任六宮使，（即宮廷內務大臣）春日見昭陽宮花卉開謝不停，自念虛幻之相，生厭離

心。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帝曰，卿兄弟俱富貴，欲出人頭地不難，惟出家則不可。月餘，帝觀其容顏憔悴，命王賓相其貌，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召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時日遠近，師喜謝，適得鄉訊母病，帝厚賜遣歸，韜光法師爲引見烏窠禪師，即與結庵創寺，寺成，啓請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僧衆，少有能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原明不隨照，烏窠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是眞出家，何必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對曰：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倘垂攝受，誓遵師命，三請皆不許，韜光堅爲代白曰：宮使未嘗娶，亦不蓄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能度之。烏窠即與披剃具戒，師自此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後爲辭師遊方，烏窠以布毛示之悟旨，世人稱爲布毛侍者。

一貫別傳儒宗類

易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太和乃利貞說：廓澈圓通，虛湛靈明，此即乾道之體，本自無動無靜，因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有動靜，靜極復動，則爲情，爲識，爲六根，爲聲色。動極復靜，則爲性，爲智，爲六通，爲寂定。千變萬化，無不是此冲虛之氣以正之，吾人根身如是，物的器界亦如是，故物有清濁，人有智愚，然愚可以智，濁可以清，在保合太和而已。所謂利貞者，因元亨爲天之通，利貞爲人之復也。孔子象傳釋辭云：乃利貞，可見物物皆可保和而復虛，人人悉能盡性以至命矣。楞伽經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普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幻師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所，正合斯義。

復卦——復見其天地之心乎 參禪之人，如剝芭蕉，剝一層又一層，剝至無下手處，始得打成一片。蓋剝落既盡，纔復見天心。當此之時，一心大定，萬慮冰消。靜到極靜，然非死灰橋木之謂，要見如如之中有了了，明明之中有曉曉，至靜之中有至動者存在焉。卦辭既云七日來復，是則陽去而陰來，陰去而陽來，乃

自然升降之理也。（若以生理言，以中醫醫經言，七日一候，即是來復，爲自然科學之不變理則，然西方醫者不知研究也。）何必靜以養之，剝之以復耶？邵康節曰：乾遇巽時觀月窟，此動極復靜也；地逢雷處見天根，此靜極復動也。（乾巽觀雷皆卦名）一動一靜一呼一吸而爲天地造物之消息，惟是吾人得此一動一靜之間者，又是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只此至妙之道，不可以有無言，而亦未嘗無有無；不可以動靜言，而亦未嘗無動靜，蓋靜以養之剝以復之者，正齊生死爲一狀，會萬物爲一府也。觀音大士云，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此其見天地之心乎。

大學之道一章 釋氏曰性覺妙明，儒家曰明德，同一最上乘學問，惟此明德，不獨自己所有，一元方判，恆沙之機樞已成；三有始形，剝海之淵源俱澈，有性無性，悉由茲一化之門也。故衆生之善者，吾以明德之理指導他；衆生之不善者，吾亦以明德之理指導他，必致之同遊於非善非不善之地，乃所謂至善也。此即釋氏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義。此至善之道，必以何法爲所修之因，又以何境爲能證之果，如來謂阿難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果不生不滅，無有是處。蓋不生不滅之義即止也，止者，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即清淨法身也，清淨法身者，即自性之戒也，戒即有定，定者寂然不動，具足無量妙義，即圓滿報身也，圓滿報身者，即根本之智也，曰靜曰安，不出定中之正受，定即有慧，慧者，感而遂通，（易經孔子繫辭上傳感而遂通天下之務）具足恆沙妙用，即三類化身也，即六度萬行之德行也，安而後能慮也。三者俱備，則心無能修之心，法無所修之法，能所渾忘，心法一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無所得故得之也。知止爲因，能得爲果，以是而修德行也。故曰君子，曰聖人；以是而利生出世，故曰菩薩，曰世尊；以是而復禮，故曰致知；以是而克己，故曰物格。物即知也，猶色不異空；致即格也，猶冰即是水，乃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以此戒定慧法而爲體爲用也。